

元
史

冊
三

元史卷一百七十五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列傳第六十二

張珪

張珪字公端弘範之子也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讙至元十六年弘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弘範救而禮之命珪受學光薦嘗遺一編書目曰相業語珪曰熟讀此後必賴其用師還道出江淮珪年十六攝管軍萬戶十七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弘範卒喪畢世祖召見親撫之奏曰臣年幼軍事重聾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陣幸以副臣帝歎曰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及其從者十九年太平宣徽羣盜起行省檄珪討之士卒數爲賊所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其卒悉平諸盜二十九年入朝時朝廷言者謂天下事定行樞密院可罷江

浙行省參知政事張瑄領海道亦以爲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珪珪曰見上當自言之召對珪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遂得不罷命爲樞密副使太傅月兒魯那演言珪尙少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帝曰不然家爲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拜鎮國上將軍江淮行樞密副使成宗卽位行院罷大德三年遣使巡行天下珪使川陝問民疾苦振卹孤貧罷冗官黜貪吏還擢江南行御史臺侍御史換文階中奉大夫遷浙西肅政廉訪使劾罷郡長吏以下三十餘人府史胥徒數百徵贓巨萬計珪得監司奸利事將發之事于行省有內不自安者欲以危法中珪賂遺近臣妄言珪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帝遣官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伏罪召珪拜僉樞密院事入見賜只孫冠服侍宴又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官之不法者不報併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拜陝西行臺中丞不赴武宗卽位召拜太

子諭德未數日拜賓客復拜詹事辭不就尙書省立中外洶洶中丞久闕方議
擇人仁宗時在東宮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卽日召拜中丞至大四年帝
崩仁宗將卽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珪言當御大
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珪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入奏帝
悟移仗大明旣卽位賜只孫衣二十襲金帶一帝嘗親解衣賜珪明日復召謂
之曰朕欲賜卿寶玉非卿所欲以悅拭面額納諸珪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
所存也皇慶元年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徽政院使失列門請以洪城軍隸興
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文樞密院衆恐懼承命珪固不署事遂不行延祐二
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務得專修宰相之職帝從之著
爲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尙書珪曰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皇
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師論
道經邦鐵木迭兒非其人別薛無功不得爲外執政車駕度居庸失列門傳皇
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珪子景元掌符璽不

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篤告遽歸帝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大司徒謝病家居繼丁母憂廬墓寢苦啜粥者三年六年七月帝憶珪生日賜上尊御衣至治二年英宗召見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珪辭歸遣近臣設醴丞相拜住問珪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年冬起珪爲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旣復爲丞相以私怨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大小之臣不能自保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珪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賀冤死非致沴之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義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侍宴萬壽山賜以玉帶三年秋八月御史大夫鐵失旣行弑逆夜入都門坐中書堂矯制奪執符印珪密疏言賊黨罪不可逭旣皆伏誅鐵木迭兒之子治書侍御史鎖南獨議遠流珪曰於法強盜不分首從發冢傷尸者亦死鎖南從弑逆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耶遂伏誅盜竊仁廟神主

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珪曰以參政遷左丞姑曰敘進而太常奉宗祐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不下泰定元年六月車駕在上都先是帝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乃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之其議曰國之安危在乎論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則治後用李林甫楊國忠天下騷動幾致亡國雖賴郭子儀諸將効忠竭力克復舊物然自是藩鎮縱橫紀綱亦不復振矣良由李林甫妬害忠良布置邪黨奸惑蒙蔽保祿養禍所致死有餘辜如前宰相鐵木迭兒奸狡險深陰謀叢出專政十年凡宗戚忤己者巧飾危間陰中以法忠直被誅竄者甚衆始以贓敗詔附權姦失列門及嬖幸也里失班之徒苟全其生尋任太子太師未幾仁宗賓天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與失列門等恩義相許表裏爲姦誣殺蕭楊等以快私怨天討元凶失列門之黨既誅坐要上功遂獲信任諸子內布宿衛外據顯要蔽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已出一令發口上下股票稍不附己其禍立至權勢日熾中外

寒心由是羣邪並進如逆賊鐵失之徒名爲義子實其腹心忠良屏迹坐待收繫先帝悟其姦惡仆碑奪爵籍沒其家終以遺患構成弑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剖棺戮尸夷滅其家猶不足以塞責今復回給所籍家產諸子尙在京師夤緣再入宿衛世祖時阿合馬貪殘敗事雖死猶正其罪況如鐵木迭兒之姦惡者哉臣等議宜遵成憲仍籍鐵木迭兒家產遠竇其子孫外郡以懲大姦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所以明綱常別上下也鐵失之黨結謀弑逆君相遇害天下之人痛心疾首所不忍聞比奉旨以鐵失之徒既伏其辜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鐵木兒曲呂不花兀魯思不花亦已流竄逆黨脅從者衆何可盡誅後之言事者其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弑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強盜劫殺庶民其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況弑逆之黨天地不容宜誅按梯不花之徒以謝天下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生殺與奪天子之權非臣下所得盜用也遼王脫位冠宗室居鎮遼東屬任非輕國家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而乃覬幸

赦恩報復讐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盜竊主權聞者
切齒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仍守爵土臣恐國之紀綱由此不振設或效尤
何法以治且遼東地廣素號重鎮若使脫脫久居彼旣縱肆將無忌憚況令死
者含冤感傷和氣臣等議累朝典憲聞赦殺人罪在不原宜奪削其爵土置之
他所以彰天威刑以懲惡國有常憲武備卿卽烈前太尉不花以累朝待遇之
隆俱致高列不思補報專務姦欺詐稱奉旨令鷹師強收鄭國寶妻古哈貪其
家人畜產自恃權貴莫敢如何事聞之官刑曹逮鞫服實竟原其罪輦轂之下
肆行無忌遠在外郡何事不爲夫京師天下之本縱惡如此何以爲政古人有
言一婦銜冤三年不兩以此論之卽非細務臣等議宜以卽烈不花付刑曹鞫
之中賣寶物世祖時不聞其事自成宗以來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數萬當
時民懷憤怨臺察交言且所酬之鈔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錙銖取之從以捶撻
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飢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和
買大抵皆時貴與斡脫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直且十倍蠶蠹國

財暗行分用如沙不丁之徒頃以增價中寶事敗具存吏牘陛下卽位之初首
知其弊下令禁止天下欣幸臣等比聞中書乃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
萬錠較其元直利已數倍有事經年遠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
今天下所徵包銀差發歲入止十一萬錠已是四年徵入之數比以經費弗足
急於科徵臣等議番船之貨宜以資國用紓民力寶價請俟國用饒給之日議
之太廟神主祖宗之所妥靈國家孝治天下四時大祀誠爲重典比者仁宗皇
帝皇后神主盜利其金而竊之至今未獲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盜官兵不聞杖
責臣等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尚有三限之法監臨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
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揀其官屬免之國家經賦皆出於民量入爲
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刺繡經幡馳驛江浙逼迫
郡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窮奢致怨近詔雖已罷之又聞姦人乘間奏請復欲
興修流言喧播羣情驚駭臣等議宜守前詔示民有信其冊造刺繡事非歲用
之常者悉罷之人有冤抑必當昭雪事有枉直尤宜明辨平章政事蕭拜住中

丞楊朵兒只等枉遭鐵木迭兒誣陷籍其家以分賜人聞者嗟悼比奉明詔還
給元業子孫奉祀家廟修葺苟完未及寧處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止酬以直
卽與再懼斷沒無異臣等議宜如前詔以元業還之量其直以酬後所賜者則
人無冤憤矣德以出治刑以防姦若刑罰不立奸宄滋長雖有智者不能禁止
比者也先鐵木兒之徒遇朱太醫妻女過省門外強拽以入姦宿館所事聞有
司以扈從上都爲解竟弗就鞫輦轂之下肆惡無忌京民憤駭何以取則四方
臣等議宜遵世祖成憲以姦人命有司鞫之臣等又議天下囚繫冤滯不無方
今盛夏宜命省臺選官審錄結正重刑疏決輕繫疑者申聞詳讞邊鎮利病宜
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卒更病者給粥食藥力死者人給鈔二十五
貫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於其家歲貢方物有常制廣州東莞縣大步海及惠
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姦民劉進程連言利分蠶戶七百餘家官給之糧三年
一採僅獲小珠五六兩入水爲蟲魚傷死者衆遂罷珠戶爲民其後同知廣
州路事塔察兒等又獻利於失列門冊設提舉司監採廉訪司言其擾民復罷

歸有司既而內正少卿魏暗都刺冒啓中旨馳驛督採耗廩食疲民驛非舊制請悉罷遣歸民善良死於非命國法當爲昭雪鐵失弑逆之變學士不花指揮不顏忽里院使禿古思皆以無罪死未褒贈鐵木迭兒專權之際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鎖項死東平及賈禿堅不花之屬皆未申理臣等議宜追贈死者優敘其子孫且命刑部及監察御史體勘其餘有冤抑者具實以聞政出多門古人所戒今內外增置官署員冗俸濫白丁驟陞出身入流壅塞日甚軍民俱蒙其害夫爲治之要莫先於安民安民之道莫急於除濫費汰冗員世祖設官分職俱有定制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勅設日積月增雖嘗奉旨取勘減降近侍各私其署夤緣保祿姑息中止至英宗時始銳然減罷崇祥壽福院之屬十有三署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餘比奉詔凡事悉遵世祖成憲若復循常取勘調虛文延歲月必無實效卽與詔旨異矣臣等議宜勅中外軍民署置官吏有非世祖之制及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勅設員冗者詔格至日悉減併除罷之近侍不得巧詞復奏不該常調之人亦不

得濫入常選累朝幹耳朵所立長秋承徽長寧寺及邊鎮屯戍別議處之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卽指爲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幹近侍買作佛事指以算卦欺昧奏請增修布施菴齋自稱特奉傳奉所司不敢較問供給恐後況佛以清淨爲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貪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數倍於至元間矣凡所供物悉爲已有布施等鈔復出其外生民脂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妻子彼旣行不修潔適足亵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近侍之屬並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從中書復奏乃行古今帝王治國理財之要莫先於節用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國用匱而重斂生如鹽課增價之類皆足以厲民

矣比年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
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爲
甚臣等議諸宿衛宦女之屬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簡汰闊端赤牧
養馬駢歲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衛近侍委之僕御役民放牧始至
卽奪其居俾飲食之殘傷桑果百害蠭起其僕御四出無所拘鉉私鬻芻豆瘠
損馬駢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暖棚團槽櫪以牧之至治初復散之民
間其害如故監察御史及河間路守臣屢言之臣等議宜如大德團槽之制正
官監臨閱視肥瘠拘鈐宿衛僕御著爲令兵戎之興號爲凶器擅開邊釁非國
之福蠻夷無知少梗王化得之無益失之無損至治三年參卜郎盜始者劫殺
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費國資糧臣等議好生惡
死人之恆性宜令宣政院督守將嚴邊防遣良使抵巢招諭簡罷冗兵明勅邊
吏謹守禦勿生事則遠人格矣天下官田歲入所以贍衛士給戍卒自至元三
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

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爲贓官催甲斗級巧名多
取又且驅迫郵傳徵求餉廩折辱州縣閉償逋負至倉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
忿農民窘竄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所與公主桑哥刺吉及普安三
寺之制輸之公廩計月直折支以鈔令有司兼令輸之省部給之大都其所賜
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著爲令國家經費皆取於民世祖時淮北內地惟
輸丁稅鐵木迭兒爲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
淮荆襄沙磧作熟收徵徼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止徵丁稅其括
勘重併之糧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稅悉除之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
賣田隨收入戶鐵木迭兒爲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
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舊業如
舊制勿徵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著爲令僧道出家屏
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宜清淨絕俗爲
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

欲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亵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制罷遣爲民賞功勸善人主大柄豈宜輕以與人世祖臨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雖甚愛幸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賞賜汎濫蓋因近侍之人窺伺天顏喜悅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取婦或以技物呈獻殊無寸功小善遞互奏請要求賞賜回奉奄有國家金銀珠玉及斷沒人畜產業似此無功受賞何以激勸既傷財用復啓倖門臣等議非有功勳勞効著明實蹟不宜加以賞賜乞著爲令臣等所言弑逆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以感傷和氣惟陛下裁擇以答天意消弭災變帝不從珪復進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議乞悉行之帝終不能從未幾珪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帝始開經筵令左丞相與珪領之珪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自是辭位甚力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賜泰定二年夏得旨

暫歸三年春上遣使召珪期於必見珪至帝曰卿來時民間如何對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帝惻然勅有司畢賑之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帝察其誠病命養疾西山繼得旨還家未幾起珪商議中書省事以疾不起四年十二月薨遺命上蔡國公印珪嘗自號曰澹菴子六人

李孟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曾祖執金末舉進士祖昌祚歸朝授金符潞州宣撫使父唐歷仕秦蜀因徙居漢中孟生而敏悟七歲能文倜儻有大志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古今治亂開門授徒遠近爭從之一時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輩與交郭彥通名能知人嘗語唐曰此兒骨相異常宰輔之器也至元十四年隨父入蜀行省辟爲掾不赴調晉原縣主簿又辭行御史臺交薦之亦不就後以事至京師中書右丞楊吉丁一見奇之薦于裕宗得召見東宮未幾裕宗薨不及擢用成宗立首命採訪先朝聖政以備史官之紀述陝西省使孟討論

編次乘驛以進時武宗仁宗皆未出閣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令爲太子師傅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方仁宗留宮中孟日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武宗聞而嘉之詔授太常少卿執政以孟未嘗一造其門沮之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止仁宗侍昭獻元聖皇后降居懷州又如官山孟常單騎以從在懷州四年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風由是上下益親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大兄在朔方大母有居外之憂殿下當迎奉意旨以娛樂之則孝悌之道皆得矣仁宗深納其言日問安視膳婉容愉色天下稱孝焉有暇則就孟講論古先帝王得失成敗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孟特善論事忠愛懇惻言之不厭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深切明白厥後仁宗入清內難敬事武皇篤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爲極盛嘗與羣臣語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爲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講學之功如此者實孟啓之也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謀繼大統成后爲之主丞相樞密同聲附和中書左丞相哈刺哈孫答刺罕密使來告仁宗疑而未行孟